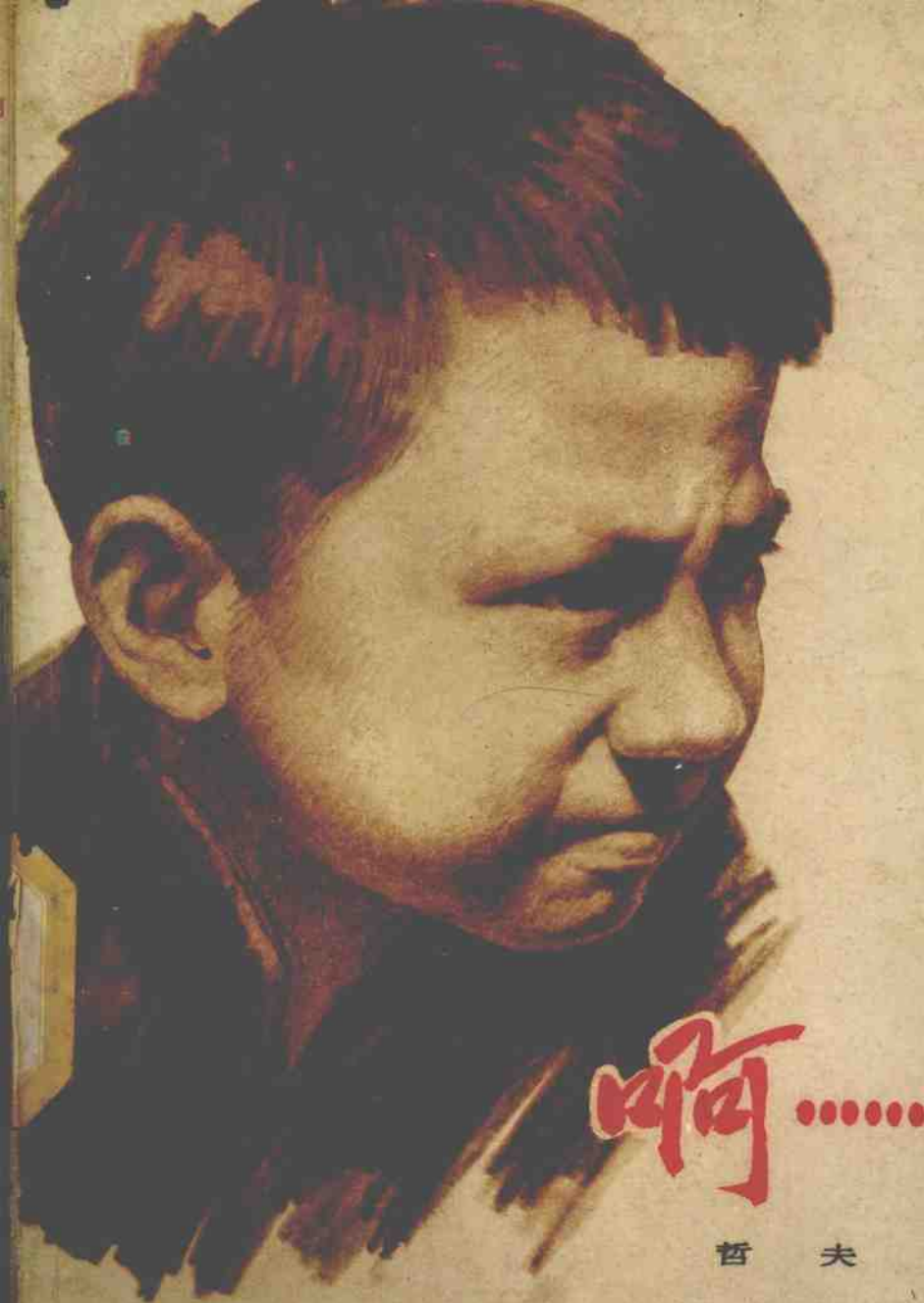




呵.....

哲 夫

封面设计：步 麒 刘 勇

插 图：步 麒 邓 平 王 伟

啊……

哲 夫

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（太原并州路七号）
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西省七二五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6 $\frac{1}{8}$ 字数：98千字

1978年3月第1版 1978年4月太原第1版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15,000册

书号：10088·590 定价：0.40元

目 录

第一章	雪	1
第二章	夏末的雷雨	27
第三章	遭遇	62
第四章	希望	96
第五章	张家老坟	120
第六章	闪光的思想	153
第七章	春风吹起来的时候	169
第八章	飞向光明	183

第一章 雪

一连下了三天大雪。

第四天一大早，我连衣服都顾不得穿好，趿着露脚趾的破鞋，一个箭步奔出去。哈，晴了，天晴了！雪足足有一尺多厚，房子也白了，树也白了，那四周耸立的大山，活象一个个腊象一般。真好，真好，真是太好了！俗话说：海边的孩子爱水，山里的孩子爱雪。这话可不假呀！

我跳着，叫着，笑着：“哈哈，雪！雪！爹呀，雪停了！雪不下啦。”我跑回家，使劲摇着我父亲的头：“爹呀，快起，带我去捕鸟吧！快呀，你不是早就答应了吗？起呀，快……”

“山娃子，别闹，天还没亮呢！”爹没好气地说。一边把破棉絮往身上裹紧些。

我急啦：“爹呀，你不是说雪一停就带我捉鸟吗？这可是你说的呀！爹，你看呀，雪不下啦！”

“山娃子，别闹啦，你爹昨个给严老财冒雪搬了一天柴火，够累的，让他多睡会儿。要去，你自己去



吧！”我的母亲哄我说。

“嗯！”我不乐意地哼了一声，扭头就走。

妈妈吩咐我：“山娃子，把你爹的兔皮帽子戴上，别冻着。”

我答应一声，戴上帽子，一溜烟跑出门去。那雪足足齐了我的腿，我一

边走，一边嚷：“铁蛋、二孩，快来呀，打雪仗啊！”

拱立的群山也尖起嘴学舌：“打——雪——仗——啊——”。

“打雪仗啦！”我喊着，伸手捏了两个雪团子。一不留神，“噗哧”一下，扎在雪窝里，弄得满嘴，满身都是雪。我爬起来，“呸呸呸”一阵乱吐。这当儿，从不远一棵大树后滴溜溜飞来个白东西，“噗”一下在我头上炸开了，纷飞的雪屑顺着脖子往里灌，

冰得我直打寒颤。我火了，一边往出掏雪，一边骂：

“那个山耗子养的，麻雀啄瞎眼啦，打你爷！”

“山娃子，你还骂我呀！”随话声，从大树后转出一只雪猴儿，衣服是白的，帽子也是白的，通红的小脸上，两道眉毛上也挂着雪粒。我一看“噗哧”笑了，“铁蛋，是你呀，来呀，我们开仗吧！”说着，我抓起两雪团就冲铁蛋扔了去。铁蛋也不示弱，扔雪团还击我，一时间雪团乱飞，惊得树上的喜鹊“喳喳”地骂着飞到别处去了。

正玩得高兴，二孩也兴兴头头地跑来了。我们商量了一下，决定让铁蛋、二孩两个人来打我，看看谁最勇敢。

这是一场真正的战斗，两边的人谁也不想当狗熊。那雪团子象冰雹般横飞，砸在脸上生疼。雪粉钻进衣服里，冰得人直打“激凌”。可我们谁也不在乎。

“打呀！快！快……”铁蛋一边喊，一边扔着雪团子。二孩索性连帽子也摘了，头上象刚揭开的蒸笼，冒着热气，他一边吆喝着，一边瞅空还击我。我拼命地往上冲，想打垮他们，可头上一连挨了两个雪团子，只好又退回原处了。

这样相持了一段时间，不分胜负。我有点火了，

捏了八、九个结结实实的雪弹，摘下帽子来一兜，左手提着帽子，右手捏着雪弹，向他们发起了强攻。

“冲啊！冲啊……”我埋着头，任凭雪团在我身上爆炸，一些儿也不顾。“快打呀！冲上来了，快！……”铁蛋慌了，一边喊，一边拼命抵抗。那雪团一个接一个，不断砸在我的头上、脸上、身上，可我为了节省“弹药”也不还击，冒着雪弹往上冲。也不知挨了多少下，反正我都快成雪人了。最后终于冲上去了。

“打呀！打呀！”铁蛋乱喊着，二孩也毛了。

“跑吧，没雪弹了！”这当儿，我一边喊着：“快投降！”一边瞅得准准的，把一个个雪弹砸到铁蛋脸上，砸得铁蛋“哇哇”乱叫。二孩慌了，赶快举起手：“投降！我投降，别打我！”铁蛋不服气，弯腰想抓雪，刚抬头，就被我用雪弹砸了个晕头转向，也乖乖地举起了双手。

我胜利了。认真说，铁蛋和二孩根本不应该输给我。他俩都足足高我半个脑袋，铁蛋九岁，二孩八岁，我才七岁。不过，如果说打架，或是打仗，他俩可从来就不是我的对手。

“哼，怎么样，我勇敢吧？”我得意洋洋地看着两个小伙伴，大声说。

铁蛋翻翻白眼，懒洋洋地嘟哝着：“唉，打雪仗才没意思哩，哪如滚雪球好玩呢！”

“滚就滚，看谁滚得最大！”我应战了。

于是，滚雪球比赛开始了。我先用雪结结实实地团了个大雪球，便放在雪地上滚起来。可是不妙，雪太厚，要不一沾一大片，要不一点也沾不起。怎么办？我灵机一动，抱起雪球向一个陡立的土坡爬去，陡坡很陡，所以雪很薄。我爬上陡坡，把雪球顺着陡坡往下一推，雪球骨碌骨碌往下滚，越滚越大，到坡底已大得抱都抱不动了。我看看铁蛋和二孩，还傻呼呼地在雪地上白费劲，就喊了一声：“铁蛋、二孩，来这里吧！”他俩听到我喊，连忙跑过来，看我的雪球已滚得老大了，高兴得连自己的也不滚了，帮着我滚起来。

滚呀！滚呀！雪球愈来愈大，后来任凭我们用尽吃奶的劲，可再也滚不动了。哈！好大的雪球呀，足足有我高。我们擦擦汗，又开始滚一个小的雪球。滚好后，我们三个人抬着好不容易才把它安在大雪球上边。二孩找来一把炭块，我用炭块很快弄出了鼻子、眼睛。铁蛋不知从哪找了把破扫帚，插在大雪球上。哈，真漂亮呀！“雪人”瞪着乌溜溜的大眼睛，拿着把扫帚，就象活的一样。“雪人”堆成了。

我们围着“雪人”，跳呀，闹呀，高兴得不得了。太阳不知啥时候已爬上了山顶，笑咪咪地望着我们。阳光在雪地上—闪—闪的，刺得眼睛生疼。我们的“雪人”骄傲地屹立在银色的雪原上，通身闪着银子光彩，真美呀！

“挺不赖！”

正当我们赞赏我们的劳动成果时，一个哑嗓子在我们背后插了句嘴。“哼！”不用问，准是严老财的儿子严贵来。

“嘻嘻，你们倒挺会玩！”严贵来死皮赖脸地凑上来，齜着一嘴大黄牙说。

我们谁也没理他。

“嘿嘿，看你们穿得讨吃烂鬼的，也不冷！”严贵来斜着眼，不怀好意地凑近我，“山娃子，你爹真是个穷鬼，打了狐子还要卖给我们家，看这……”严贵来抖抖狐皮大衣，弄弄脖子上围的狐狸尾巴，拍拍头上戴的狐皮帽子，得意地说：“山娃子，这才叫暖和哩！”

我恨得牙直痒，吐了一口唾沫，扭过头去没理他。谁想这个财主崽子以为我怕他，更神气了。“山娃子，你爹真是个浑蛋，自个打得狐子不给你穿，反好活了爷，你看爷……哎哟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严贵来“哎哟”一声，被我一头撞倒，栽到雪窝里，滚了满身雪。

“山娃子，快跑，快跑呀！”铁蛋推着我，可我却动也不动，气哼哼地站在原地。严贵来比我大五岁，个头也比我高得多，在村里没人敢惹，不想让我给撞了个跟头，哪里会甘心！只见他一个骨碌爬起来，瞪着一对三角眼，嘴里“呼哧呼哧”喘着粗气，冲我就扑过来。

“你妈的，敢打爷……”这家伙力气比我大得多，扑过来刚想抓我，我冲脸给他两把雪，迷住了他的眼，气得这家伙“哇哇”乱叫，来回折腾了半天，他一下也没打上我。

“‘榆树头’，狗儿的，赶快来呀！”严贵来急了，扯着嗓子吆喝道。“榆树头”是严老财家的狗腿子，可坏啦。这时我有点慌了，一边向严贵来扔雪团，一边往家里跑。

“少爷，咋回事？”一个脑袋大得象巴斗，身子胖得象树根的家伙应声赶来。这个家伙就是“榆树头”。

“抓住山娃子，快！”严贵来一脸怒气。

“好！”“榆树头”答应一声，恶狠狠地冲我奔来。我拼命地跑，可是雪太厚了，跑也跑不动，脚下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一跤跌倒，被“榆树头”赶上来一脚踏住，动也不能动了。

“用雪填死他，用雪填死他！”严贵来气喘吁吁地跑上来，骑在我身上，恶声恶气地喊。一边拳打脚踢，狠劲用雪往我嘴里塞，往我耳朵里灌。我拼命挣扎，可是无济于事。最后，我一口咬住了严贵来的手，疼得那家伙象杀猪一样嚎叫。这时候，我的头上挨了沉重的一击，“嗡”一下失去了知觉。……

我迷迷糊糊地觉得又飘起了雪花，雪花轻轻地、轻轻地飘着，飘着，把我整个埋起来了。……那来的一只大狸猫，咪咪地冲着我的脸叫，该不会把我的耳朵当只小耗子咬了去吧！狸猫咪咪地叫着，一晃尾巴变成只漂亮的花狐狸，真好看呀！金黄金黄的毛衣，粗松松的大尾巴。记得爹老早就说要给我缝一顶最漂亮的狐皮帽，可打了那么多狐狸，都送到严老财家啦，我连根狐狸毛也没捞着。“爹呀，快打，快开



枪……”我扯着嗓子喊，那狐狸也不跑，眨着两只狡猾的眼珠子，挺着尖嘴巴来咬我。我一惊，睁开眼睛，花狐狸没有了。黑色的檩条排列的顶棚映入眼帘，一层白霜挂在烟火色的顶板上。我不觉打了个寒战：

“奇怪，这不是在我家吗？”

“山娃子，可醒啦！”妈妈带点哭音的声儿传入我的耳膜。我一动，一阵钻心的刺疼又使我失去了知觉。

这一回是在茫无边际的雪原上，几株野生的榆树枝上挂着银色的雪花。一只野兔艰难地蹒跚在雪地上，雪太厚，它怎么也跑不快，我在后边拼命追，追呀，追呀，眼看追上了，这只黄色的畜牲忽然转过头来，瞪着两只混浊的眼珠子看我。呵，这不是严老财的崽子严贵来吗？我红了眼，捏着拳头，死命一扑，不防脚被树根绊了一下，一个筋头摔出老远。我“哎



哟”一声，睁开了眼睛。

一盏昏昏欲灭的豆油灯下，妈妈守着我，一边纳鞋底，一边轻声哼着什么歌。不对！这哪是歌呀，明明在哭着。哭些啥？我不明白，只感到口渴。我想喊，舌头发僵，打不了弯；我想动，浑身刺疼，动不了窝。

“山娃子，你，你醒啦？”妈妈发觉了，连忙放下手中的活，把脸偎贴在我的脸上，我分明看见妈妈眼里有一泡亮亮的东西。“山娃子，哎哟，还是烧得这么厉害！”妈妈的声音哽咽着，慌忙地端起个小碗，用勺子小心地喂我道：“好娃娃，吃点药，吃了药就好啦！”我缓缓地张开嘴，动着麻木的舌头，一口一口地喝着，根本分不出是甜，还是苦。

“娃子，你都死了三天三夜了，好些了吗？咋不说话呀？”妈妈声音沙哑地说。

我呆呆地望着妈妈，想说话，可捣蛋的舌头一点也不听使唤。我使劲摇了摇头，妈妈猜出了我的意思，说：“山娃子别动，你爹进城给你抓药还没回来，你好好睡吧，有妈呢！”

我闭上眼，又陷入了半睡眠，半昏迷的状态中。

“山娃子，山娃子……”谁在轻轻地唤我，声音是那样焦急。啊，是爹，是爹的声音。我想答应，可

不行。哎呀，怎么？怎么我好象没有舌头了……冷啊，真冷啊！我失足跌进一个漂着冰的水坑里，冰得我直打哆嗦，手脚抽搐……我又什么也不知道了……

不知过了多久，象是短短的一分钟，又象是漫长的几百年，我终于从死亡线上挣脱出来。

“山娃子，妈的好娃娃，你可醒了！”随着是无声的呜咽，咸而热的泪水，从妈妈熬红的眼里流下来，一颗接一颗落在我的脸上。

我呆呆地躺着，奇怪地看着不知为什么流泪的妈妈，脑子里空空洞洞，什么也记不起来。

“别哭了，山娃子还算命大呀！”一张有胡子的脸俯向我，我认出了，这是我爷爷。爷爷看了我半天，好象总看不够似的。奇怪，怎么爷爷眼里也含着泪花呢？

屋外传来一阵“喳喳”的麻雀打架的叫声，一线晨辉从窗洞射进来，恰好照在我的眼睛上，刺得我连眼睛都睁不开。我使劲偏偏头，这当儿，麻袋片缀成的破帘子一挑，爹背着猎枪，提着只死兔子闯进来。

“怎么，山娃子醒啦？”爹扔下猎枪和兔子，走过来，歪着头看我。看着，看着，不知怎么的，忽然背过身去，用袄袖揉了揉眼窝，这才又转过身，笑咪咪地问我：“山娃子，想不想吃兔肉呵？爹给你打来

啦！”

这时候，铁蛋和二孩跑进来。一进门就问：“山娃子醒没？”然后欢蹦着围住我：“哈哈，你可醒了！哎呀，你可真能睡觉，一睡就是七天七夜，还……”铁蛋抢过二孩的话头：“你还不老实，手脚乱动弹，把你妈差点吓坏！山娃子，你咋不说话？”

“唉，铁蛋，你不看山娃子病才好，尽瞎说啥呀！”二孩责备铁蛋，可自己却忍不住：“山娃子，你别难过，严贵来打了你，以后咱们想法报仇！‘榆树头’那狗日的，你知道不？让你爹狠狠揍了一拳，打得那狗日的看天都不蓝啦！”

“哦……”我明白了，依稀记起了那天的事。敢情是我被严贵来打坏了。我想说话，但说不出来。我动着僵直不灵的舌头，费了半天劲，只“啊啊”了两声。

爹端详着我，脸变得难看了。妈妈担心地看着我，惊恐的忘了烧干了锅。铁蛋和二孩也停住嘴，出神地看着我蒙了白垢的嘴唇。爷爷声音发颤地问我：“孩子，你咋不说话呀？”二孩歪着头，想了想说：“山娃子，你敢情是因为挨了打，不想说话了吗？你别难过，可一定得说话。仇，我们和你一块报！你，你说话呀，不说话咋报仇呀！”

我使劲动着舌头，心里狠狠地想：“我要报仇！我要说话！说话……”我拼命扭动着舌头，下腮颤动着，因为费劲，额上的筋都憋粗了，我喘着气，死劲喊出一句：“啊、啊……”我的头上泛出黄豆大的汗珠，眼里直冒金花。

——“山娃子，你好好说！”爹打颤的声音。

我又用力“啊、啊”了两声。

“这可咋办呀！”妈妈在地上乱转，泪水在眼眶里打转，她绝望地扑到我身上，声音呜咽地喊着：

“山娃子，你给妈好好说句话！叫声‘妈’，叫呀，快叫！”

我憋得满脸通红，筋跳脉胀，好容易才从牙缝里迸出一声：“啊……”

妈妈听了一声惊叫，扑倒在我的身上，失声抽搐。爹象掉了魂似的，足足呆了半晌，才一转身，抱着脑袋蹲了下去。爷爷已是声泪俱下：“可怜呵，可怜咱王家一条独根根，成这样啦！”爷爷数说着，泪流了一胡子，又滴嗒到胸脯上。

这当儿，爹一跺脚，从地下抄起猎枪，咬牙切齿道：“妈的，老子崩了那狗崽子！”说完腾腾就往外走。

“王石头，你要干啥？你，你不要命啦！”妈妈挣起身，一把拖住爹的膀子，叫着爹的名字，声色俱厉道。

“唉！”爹丢下猎枪，长叹一声，抱着头蹲下，呜咽着。

妈妈一头扑过来，摇着我的肩膀一字一顿，一顿一滴泪，伤心地说：“孩子，你，你哑……哑了啊……”随着就爆发出一阵痛哭声。

“哑了……难道我真的不会说话了吗？这太可怕了……不！我会说话！我要说话……我要……”我拼命转动舌头，移动下腭：“啊！啊！”我“啊”了两声，憋得脑袋象要爆炸一样。“哎哟，我真的不会说话了！”我明白了。心里一阵剧痛，我绝望地“啊啊”了两声，就昏死过去……

我不会说话了。

从冬雪飘飘的早晨，到寒风呼呼的黄昏；从白天，到黑夜；我不动也不“啊啊”，只是裹在一团破棉絮里，呆呆地象个傻子般盯着屋顶发呆。一天、两天、三天……我瘦弱得几乎要死了。我不想吃，也不想喝，只是流眼泪。四天、五天、六天……我不哭了，眼泪流干了。整天，我都直着眼，不知想些什